

1900-2000

百年美文

人物卷

中

季羨林 主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00—2000

百年美文

人物卷



许江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百年美文. 人物卷 / 季羨林主编; 刘勇, 许江分册
主编.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5306-5510-8

I. ①百… II. ①季… ②刘… ③许… III. ①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②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43809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53.25 插页 6 字数 642 千字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套 定价: 98.00 元 (上中下册)

百年美文

人 物 卷

目 录

上

- 刘 勇 卷首语 / 001
许 江
- 鲁 迅 范爱农 / 001
- 鲁 迅 忆韦素园君 / 008
- 鲁 迅 忆刘半农君 / 013
- 周作人 爱罗先珂君 / 016
- 周作人 志摩纪念 / 022
- 周作人 怀废名 / 026
- 夏丏尊 怀晚晴老人 / 032
- 胡 适 追悼志摩 / 035
- 张申府 忆守常 / 044
- 梁漱溟 悼亡室黄靖贤夫人 / 049
- 林语堂 悼鲁迅 / 055
- 林语堂 忆鲁迅 / 058
- 郁达夫 志摩在回忆中 / 060
- 郁达夫 雕刻家刘开渠 / 065
- 郁达夫 光慈的晚年 / 068

| | |
|-----|---------------------|
| 郁达夫 | 悼胞兄曼陀 / 073 |
| 傅斯年 | 我所认识的丁文江先生 / 076 |
| 朱东润 | 记爱妻莲舫 / 085 |
| 王统照 | 遥忆老舍与闻一多 / 095 |
| 罗家伦 | 元气淋漓的傅孟真 / 101 |
| 方令孺 | 悼玮德 / 114 |
| 庐 隐 | 郭君梦良行状 / 121 |
| 朱自清 | 给亡妇 / 126 |
| 朱自清 | 我所见的叶圣陶 / 130 |
| 孙福熙 | 林风眠先生 / 134 |
| 丰子恺 | 怀李叔同先生 / 138 |
| 丰子恺 | 悼夏丐尊先生 / 145 |
| 老 舍 | 我的母亲 / 150 |
| 老 舍 | 大地的女儿 / 155 |
| 曹聚仁 | 先父梦岐先生 / 159 |
| 冰 心 | 我的老伴——吴文藻(之一) / 164 |
| 冰 心 | 我的老伴——吴文藻(之二) / 172 |
| 沈从文 | 不毁灭的背影 / 184 |
| 沈从文 | 友情 / 190 |
| 梁实秋 | 忆冰心 / 195 |
| 钟敬文 | 忆郁达夫先生 / 206 |
| 林徽因 | 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 / 213 |
| 黎烈文 | 崇高的母性 / 219 |
| 叶公超 | 深夜怀友 / 226 |
| 丁 玲 | 不算情书 / 229 |
| 李霁野 | 祖母 / 236 |

| | | |
|-----|--------|-----|
| 巴金 | 怀念萧珊 / | 240 |
| 巴金 | 怀念曹禺 / | 252 |
| 施蛰存 | 纪念傅雷 / | 256 |
| 李广田 | 记问渠君 / | 259 |
| 缪崇群 | 芸姊 / | 265 |

中

| | | |
|-----|-------------|-----|
| 吴组缃 | 雁冰先生印象记 / | 271 |
| 牟宗三 | 我所认识的梁漱溟 / | 276 |
| 白寿彝 | 悼念顾颉刚先生 / | 280 |
| 柯灵 | 巴金和我们在一起 / | 288 |
| 张允和 | 三姐夫沈二哥 / | 293 |
| 张中行 | 辜鸿铭 / | 299 |
| 张中行 | 两位美学家 / | 310 |
| 艾青 | 忆白石老人 / | 315 |
| 萧乾 | 一代才女林徽因 / | 322 |
| 卞之琳 | 窗子内外:忆林徽因 / | 333 |
| 萧红 | 回忆鲁迅先生 / | 338 |
| 季羨林 | 哭冯至先生 / | 371 |
| 季羨林 | 回忆陈寅恪先生 / | 377 |
| 唐弢 | 记郁达夫 / | 388 |
| 孙犁 | 亡人逸事 / | 393 |
| 孙犁 | 忆侯金镜 / | 397 |
| 冯亦代 | 哭徐迟 / | 400 |
| 黄苗子 | 不会老的小丁 / | 416 |
| 黄苗子 | 芬先生 / | 425 |
| 陈荒煤 | 阿丹不死! / | 429 |

| | |
|----------|---------------------|
| 梅 志 | 胡风与我这一对“虎” / 433 |
| 严文井 | 赵树理在北京胡同里 / 436 |
| 贾植芳 | 我和胡风同志相濡以沫的情谊 / 444 |
| 贾植芳 | 萧军印象 / 458 |
| 于光远 | 金岳霖 / 462 |
| 郁 风 | 三叔达夫 / 473 |
| 韦君宜 | 当代人的悲剧 / 502 |
| 韦君宜 | 她这一辈子 / 515 |
| 吴祖光 | 我与新风霞 / 524 |
| 黄秋耘 | “十年生死两茫茫” / 530 |
| 冯 牧 | 岁暮怀小川 / 535 |
| 黄 裳 | 怀侯喜瑞 / 543 |
| 黄 裳 | 忆俞平伯 / 545 |
| 下 | |
| 张爱玲 | 忆胡适之 / 557 |
| 张爱玲 | 我看苏青 / 568 |
| 汪曾祺 |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 583 |
| 汪曾祺 | 赵树理同志二三事 / 592 |
| 王元化 | 记熊十力 / 596 |
| 王元化 | 记郭绍虞 / 600 |
| 阮若珊 | 我的良人 / 604 |
| 黄宗江 | 冯牧的牧歌 / 621 |
| 唐振常 | 痛定思黎澍 / 624 |
| 舒 芜 | 忆台静农先生 / 637 |
| 路 翎 | 一起共患难的友人和导师 / 660 |
| 林斤澜 | 我们叫他端木 / 669 |

| | |
|-----|------------------|
| 黄永玉 | 太阳下的风景 / 675 |
| 聂华苓 | 永远活在安格尔的家园 / 695 |
| 黄宗英 | 我亲二哥黄宗淮 / 699 |
| 新风霞 | 我的婆婆 / 706 |
| 陆文夫 | 又送高晓声 / 713 |
| 宗璞 | 哭小弟 / 718 |
| 林洙 | 紧相随,盼君归 / 722 |
| 余光中 | 沙田七友记 / 729 |
| 林非 | 怀念方令孺老师 / 750 |
| 王蒙 | 华老师,你在哪儿? / 756 |
| 章含之 | 谁说草木不通情 / 760 |
| 洁泯 | 回忆聂绀弩 / 769 |
| 洁泯 | 风雨中的雪峰 / 775 |
| 陈四益 | 严文井印象 / 779 |
| 冯骥才 | 记韦君宜 / 785 |
| 陈子善 | 书比人长寿 / 791 |
| 陈子善 | 忆马蹄疾 / 796 |
| 贾平凹 | 哭三毛 / 800 |
| 贾平凹 | 祭父 / 803 |
| 贾平凹 | 我不是个好儿子 / 813 |
| 林清玄 | 在梦的远方 / 819 |
| 夏晓虹 | 忆季镇淮先生 / 824 |
| 李辉 | 在冬天,怀念梅志 / 831 |

吴组缜

(1908-1994), 原名吴祖襄, 字仲华, 安徽泾县人。曾写作抗战题材小说, 作品结集为《西柳集》、《饭余集》, 后潜心于明清小说的研究, 曾任《红楼梦》研究会会长。

雁冰先生印象记

吴组缜

直到去年春间,才和雁冰先生识面。

那是文艺协会的年会上,我到得很迟,远远看见台上坐着的,左边一排是几位官儿;右边,有一位穿咖啡色西服的。这人我不认识。请问了别人,那人诧异地说:“你们没有见过面吗?是老茅。”台上光线照例较弱,那些座椅又堂皇得很,坐在那里的人们被这背景衬着,多少都显出些“庄严法相”的味儿。这时候的老茅即雁冰先生,也有点这类神圣不可接近的样子。我不喜欢听这种例会上的演讲,只好傻瞪瞪的端详那些台上的“法相”,望来望去,眼睛还是落到这咖啡色西服身上。我潜意识里给雁冰先生摄下一张照片:一个架子不小,神气十足,体格很魁梧,道貌很尊严的影子。

271

过了一会,雁冰先生也许是坐得不安起来了,他偷偷从台上的侧门溜了出来,溜到台下人丛中,找了个旁边的空位子坐下了。这时候咖啡色身影骤然小了许多,那庄严法相也不见了,现出一个清癯的柔弱的脸,是个“江浙型”的脸,戴一副小眼镜,唇上留着一点秀气的短髭。他连连眨动着那似乎有点沙眼病的眼睛,并且习惯地耸了耸肩,而后从衣袋里摸出烟卷,点了火,轻松地,舒适地,但几乎是敛缩地,依在那位子角落里,吸着。我心里想,一个人在台上,和在台下,有这样的不同!但也并不太吃惊。

这天会散,我们只在聚餐的席间握了握手,因为人多,场面乱,彼

此都没有说甚么话，连寒暄也没有。第二天为舍予兄祝贺创作二十年，白天的茶会人太多，我没有看见雁冰先生。晚上在郭先生家里吃饭，雁冰先生也在场。这次人少些，可是也有两桌多。大说大笑大唱，一直闹了两三个钟头。雁冰先生始终敛缩地坐在一边，微笑着。我不记得他说了甚么，或是做了甚么。散了席，以群邀我到会里去住宿，说雁冰先生也住在那里，可以谈谈天，同路的大约有四五位，一路走，一路七嘴八舌地谈笑。有谁忽然想起来，说，“啊哈！我们早就该给沈先生做纪念了！他比老舍还早呢。岁数怕也要大些？”于是许多人应和着闹起来，有的查问他的年纪，有的计算他从事文艺工作和开始写作小说的年数。雁冰先生显出着急的神气，笑着连说“没有，没有。”像一位小姐听到人家提及她的花烛佳期似的，简直是害羞的，快步抢到前面，躲开了。

当夜连我只有三个人在房里。雁冰先生把靠桌一张藤椅让给我坐，他自己坐在桌子侧面的小方凳上。我们随便谈着。已经不记得谈了些甚么——对，我曾傻里瓜气的问了他一些关于某某文化现况和对于自由主义者的态度之类问题。他只告诉了我几件他所目见的事实，谈了几个故事。没讲一句理论和空泛评语，也没有要“勉励”我或企图“说服”我的意思。随口我们又扯到别的题目上，渐渐的，我的潜意识里把原先所摄取的印象都重新添改过来了：他的谈锋很健，是一种抽丝似的，“娓娓”的谈法，不是那种高谈阔论；声音文静柔和，不是那种慷慨激昂的。他老是眼睛含着仁慈的柔和的光，亲切地笑着；只是一点似有若无的笑，从没笑出声来过。他是这样的随和，任你谈到甚么问题，他都流露出浓厚的兴趣，要接过去说几句；决不是一开口就是严肃的道理，否则不搭腔。他没有一点架子，也毫无甚么锋芒和尊严。你和他在一起，只觉得自由自在，你想说甚么，就说甚么；你要怎么说，就怎么说。你要躺下来尽管躺下来，要把脚架到桌上去，就架上去。总之，你无

须一点矜持，一点戒备，他不会给你心里添一点负担的。他的身体很单薄，面色也不很健康；我知道他常患失眠，并且最近生过肠胃病。而且，他那套咖啡色西服毫不庄严堂皇，虽然并不破，也很洁净，可是看去至少也是十年以上的旧物了。

这是雁冰先生给我的最初的印象。这印象我以为是正确的，大致没有甚么走样。因为今年艺术节后，我们同在一间房子里住了三四天，每天至少有七八至十个钟头是在一起的。现在回想起来，这最初的印象不须再加甚么修改；甚至那身咖啡色西服。当然，有些方面加深了一些，并且添了些新的。他把原是属于他的床位让给我睡，自己在书架下面另搭了张临时的。我睡的被子也有一部分是他的。这不是说明他对人客气，讲礼，因为他原非这里的主人；而是说明他平易近人，以及没有乖僻的脾气。他睡觉也叫同房的人欢喜，因为醒着时是静静的躺着，决不东翻西覆，烦躁的叹气；或是勉强找人说话，有些爱失眠的人总是这样的；睡着了，也不扯呼，或是锯牙齿。在房里和客厅里，他不但健谈，而且喜欢谈，甚至贪谈。京戏，相声，黑幕小说，托尔斯泰，医药，吃食，等等，等等，都是接过话头，随口说出来，那么自然，那么恬适，没有一点套头，没有一点成见。哪里人多，哪里谈得热闹，他就往哪里走拢，不管那里有些什么人，正在谈什么天。晚上到了房里，他总说：“我们谈谈再睡。”常是海阔天空的谈到一、二点钟，使人担心他的不很强健的身体。这个我了解，在乡间住久了，好容易遇见许多朋友，总想充量过过谈瘾的。雁冰先生正是这样不甘寂寞的人。有一次谈到某位作家，大家都颇有微词。我平常自以为很宽大，持着我的“无所不容，有所不为”的信念。但对这位所谈的老兄的做法却不能不有些不满。然而雁冰先生竟出来说好话了，可是并不曾替他掩饰，相反，先生承认了这些要不得。但说，他有很好的才能，只要慢慢规劝规劝他，他就可以好起来的。若是大家都鄙视，岂不是会把一个难得的人才糟蹋了。先生只轻

言静语地说了这几句。有几位不能同意，于是两下还继续议论着。这时我骤然觉得鼻头有点发痒，眼泪几乎冒出来。我是不大轻易动情的，但这次我受了很深的感动。我常常在友人中觉到一些褊狭和琐屑的看法，而引以为憾，觉得痛苦。这回我可发觉自己是褊狭琐屑的了。我走到旁边和天翼说：“沈先生这个人崇高的很。唉，真不容易。”

回乡下的头天晚上，又谈起雁冰先生祝贺纪念的事来了。他还是讳莫如深，誓不肯认。睡到床上，我慢慢回忆着，最先，我记起他发表“三部曲”和《子夜》，轰动了全国的时候。那时我也是为他的观点新颖、气魄雄大的作品所动，而对他倾心钦慕的青年之一。那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再往前想，记得当我十三四岁刚进中学的时候，《小说月报》革新，接恽铁樵先生的手作主编的，岂不就是雁冰先生？那至少也有二十四、五年了。如此一算，我吃惊的想，先生至少也应该有五十岁了。我很想马上从床上跳起来，把这话告诉大家。但是人都睡静了，我只好暗自兴奋着，继续地想。

《小说月报》革新的时候，国内怕还没有第二本新的纯文学杂志，它一上来就是提倡现实主义的文学，介绍世界写实名著，选刊写实的创作。其后由郑振铎先生接编了，可是我知道雁冰先生还是在里面负责的。“一·二八”之役后，《小说月报》停了，傅东华先生主编了《文学》，另外在北平又有《文学季刊》出世，那都是《小说月报》的后身，精神是一贯的，不过随着时代的进展，显得更新颖了。抗战发生后，先生编刊《文艺阵地》，以至最近以群负责的《青年文艺》和《文哨》，都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先生所培植的现实主义文学，早就大大的繁茂起来了。看吧，现在各地风起云涌的文艺刊物，哪种不是现实主义的面目？谁能否认现实主义文学不是全国以至于全世界文学的主流？于是乎我又想到，文协的众多朋友们，无论所谓“老作家”，或是“新作家”，他们优秀作品的刊登和推荐，没有经过先生之手的，恐怕还是占少数罢？直到现

在,他还是一方面努力自己的创作与翻译,一方面热切地关注着创作方面的收获。从他的谈话里,我知道那些随时出刊的作品,很少他没有仔细读过的;而且,以一种似饥若渴的心情,甚至有点宽纵与溺爱地选拔着新人们的作品。

我要老实说,当我和先生在一起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起过他的这一番不能算“小”的历史和行迹。这不能怪我,是他的那种忘了自己的为人和态度,使我想不起这些来。我也要承认,我有时是有点拘谨讲礼的,但他在我面前,我从来没有想过他是个老前辈,我应当把我那套规规矩矩的家教拿出来。这也不能怪我,他老是那么不拿身份,不顾尊严,甚至三番四次的替你擦火柴点烟,替你茶碗里冲开水,你怎么能够想起那些来呢?我想,他若老是保持着像那天文协年会时给我的坐在台上的那个印象,那么,我恐怕就不会这样的对他随便,而只好远远的对他恭而敬之到底了吧?人们是有这种根性的。然而他觉得坐在上面不惯,要走到人众之中,把他的“原形”现出来,这怪得谁呢?

夜已经很深了,外面下着雨。我竖起耳朵听听侧面临时搭的竹板床上,雁冰先生没有声音的躺着,也不知道他醒着还是睡着。我想对他说点什么,但是到底没敢惊动。我深深叹息了一下,心里说:

“他不是那种庙堂之器,他也不要作那种俨然人师和泥胎偶像。他只是个辛勤劳苦的,仁慈宽和的,中国新文学的老长年和老保姆啊!”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八日

(1909-1995)
字离中，山东
栖霞人。主要
著作有《理性
的理想主义》、
《道德的理想
主义》、《佛性
与般若》等。

我所认识的梁漱溟

牟宗三

透过熊十力先生，认识梁漱溟

276

我和梁漱溟先生不是很熟悉，在台湾可能还有一二位他的学生对他了解得多一些，但所了解的不一定深刻。晚一辈的学者中，我的朋友唐君毅先生，大概最能深入地了解他，因为他们的生命形态比较能相应。梁先生比我大十多岁，他和熊十力先生很熟悉，所以我透过熊先生，对梁先生的学问与人格，多少也清楚一点。

我是在梁先生于重庆北碚金刚碑创办“勉仁学院”时(民国三十七年)认识他的。“勉仁”是梁先生的书斋名，取儒家“勉于行仁”的意义；先前也以“勉仁”办了一所中学。

那时梁先生正热衷于政治、社会及乡村建设的活动，很少留在学院，一应校务都靠学生辈维持推行，为了寻求一位精通国学的老先生授课，便找上了熊十力先生至学院任教。我就是经由熊先生的介绍而认识梁先生的。

熊先生在“勉仁学院”教授，深获学生尊敬，但是在精神上则未必相契合。熊先生有自己的愿望，就是讲学；而对建学一点兴趣也没有，所以就找了我。我是在建学以后去的，在那里待了一年多，所以对梁先生也有一些了解。

成一家之言的《中西文化及其哲学》

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从性情、智慧、个人人格各方面来讲,在这种时代,要找这种人,已经不太容易了。他的议论不管是对是错,都有真知灼见。他和一般社会上的名人、名流不同,像胡适之、梁任公等“时代名流”,没有一个超过他的。他对中国有极深的关怀,平生所志都在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寻出一条恰当的途径,例如“乡村建设运动”,就是梁先生思想见之于行动的具体表现,不只是讲说学问而已。

“乡村建设”的实践,就他思想的渊源来看,可以约略归纳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可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本书为代表。

这本书是梁先生应王鸿一之邀,在山东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题的演讲词合辑成书的。那时他还很年轻,才三十岁不到。这是当时非常了不起的一本著作,思考力非常强,自成一家之言,不是东拉西扯,左拼右凑抄出来的,而是一条主脉贯串而下,像螺丝钉钻缝入几的深造自得之作,可说是第一流的。

梁先生没出过洋,又不是什么翰林学士,但可以讲中西文化问题;黑格尔没到过中国,也不认识中国字,但到现在为止,讲中西文化问题的,没有一个超过黑格尔的,谁能够像黑格尔了解到那种程度的?这就是哲学家的本事了。梁先生讲中西文化,完全出自于他对时代的体认及民族的情感,而这又是承续自他家庭中关心国事的传统。

梁先生的父亲梁济(巨川),在民国七年时,为抗议象征着固有文化的清朝之灭亡,而自杀身亡。这是一个时代的问题,也是梁先生格外关注的文化问题。

究竟,中国文化该何去何从?

中国文化何去何从

中国文化在满清统治了三百年之后,从辛亥革命到现在,一直难以步上正轨,而源始于十七八九世纪近代文明的西方文化,就摆在眼前,应该如何作个抉择?

中西文化各具有不同的“理性方向”(趋向),一是“技术(工具)理性”,一是“方向理性”。“技术理性”不能决定生命的方向,所以在此之外,必须有“方向理性”,来决定生命往哪儿走。是佛教?天主教?是共产制度?还是自由经济?这是由“方向理性”所约定的。中国文化基本上就与西方文化不同,有其独特的原理及结果,故梁先生一直企图从中国的传统中开出未来中国文化的道路,这就开始了第二阶段——“乡村建设运动”的具体工作。

278

梁先生思想的局限

梁先生曾说过最后一句话:要读他的《中国文化要义》,保存中国传统。保存文化是对的,哪一个民族能否定自己的文化?但想了解中国文化并不容易,读《中国文化要义》恐怕不如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中国文化要义》是从他的《乡村建设理论》简约出来的,哲学味太重了,每一个项目都需要再加以申说,否则不易懂。而《乡村建设理论》,虽是他最用心的著作,企图自农村风俗习惯的横剖面深刻剖析中,归结出中国文化的特征,但是纵贯性不够,在方法论上“从果说因”,是有问题的。这是梁先生一生吃亏的地方,也使他不可能真正了解到中国文化。

梁先生晚年观念已老,也有很多问题没有触及,尤其是文化上。

表里如一，体现了文人风骨

梁先生一生的用心不在从三代孔孟的纵贯面开下的脉络上，因此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并不深，事功也不行。但是，在“文革”之时，他却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不屈不挠的风骨与气节，这是他最值得敬佩的地方。他被批斗时，家具和所有的藏书也都被摧残烧毁，他并没有反抗，只极力要求破坏者让他保留一部字典，因为那部字典是向朋友借来的，烧掉了会对不起借他的朋友。虽然最后这部字典还是不能幸免，被烧掉了，但是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到他那来自传统知识分子的忠厚的一面。这是很了不起的。

279

代表重开新局的文化意义

梁先生在近代中国是一个文化的复兴者，不但身体力行地宣扬了传统的儒家思想，更可以说是接续了清代继绝了三百年的中国文化。清朝三百年着重考据，摒弃宋明理学，阻碍了中国文化更进一步的发展；后期的公羊学者，虽然有心开出一条方向，但却是不行的，不能适用。民国初年，一方面是章太炎、吴稚晖等人的虚无主义泛滥，想要以佛家的空、无来取消一切；一方面则是胡适之、陈独秀的西化，在这些潮流中，只有梁先生敢标举传统文化的旗帜，予以有力的抗衡，这是他的一生最有意义的地方。他和明末的三大儒也不一样，顾炎武等人是在民族压力下，走回复古旧路的，而梁先生则是用之以开新，重新为中国文化开出一条路来，这就是当年马一浮、熊十力等“新儒家”拓展出来的方向，是从整个传统文化——尤其是王阳明之学和梁先生最喜欢的泰州学派——中延续过来的，而这也正是梁漱溟先生象征“文化中国”的意义所在。